

江花

美文

A17

贺新郎·金山观竞渡

■陈维崧

一鼓鱼龙急。
看滔滔,妙高台下,铙吹沸溢。

仿佛云旗和翠盖,贝阙鳞堂齐葺。

料此际,百灵都集。
十万黄头皆突鬓,挽湘累,今日谁先接。

有人在,江潭泣。

吴儿舵尾飘红褶。
但回飘、水云到处,翻身竟入。

掉向龙门争斗捷,江水骇时欲立。

惹商妇,银筝声涩。

一霎悲欢才过眼,渐日斜,桂楫纷收拾。

山如睡,黛还湿。

陈维崧(1625~1682)清代词人、骈文作家。字其年,号迦陵。宜兴(今属江苏)人。清初诸生,康熙十八年(1679)举博学鸿词,授翰林

院检讨。54岁时参与修纂《明史》,4年后卒于任所。有《湖海楼诗集》、《迦陵文集》、《迦陵词》等。

竞渡,龙舟竞渡,又称赛龙舟、划龙船、龙船赛会等,是一种具有浓郁的汉族民俗文化色彩的群众性娱乐活动。

“一鼓鱼龙急”,鱼龙,鱼和龙,原泛指鳞介水族,此处借指各类船只。北周庾信《哀江南赋》:“草木之遇阳春,鱼龙之逢风雨。”

“看滔滔,妙高台下,铙吹沸溢”,妙高台,在金山妙高峰下。铙吹,即铙歌,原指军中乐歌,此处泛指雄壮乐声。沸溢,沸腾喧哗。

“仿佛云旗和翠盖,贝阙鳞堂齐葺”,云旗,画有龙虎图案的大旗。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:“拖蜺旌,靡云旗。”《文选·张衡》:“龙辂充庭,云旗拂霓。”薛综注:“旗谓熊虎为旗,为高至云,故曰云旗也。”翠盖,用翠羽装饰的车盖,泛指华丽的车辆。贝阙,以紫贝为饰的宫阙,后用形容壮丽的宫室。

鳞堂,依次排列的整齐厅堂。葺,修建整理。

“料此际,百灵都集”,百灵,各种神灵。

“十万黄头皆突鬓,挽湘累,今日谁先接”,黄头,船夫。突鬓,鬓发突出束起。挽湘累,指哀悼屈原。

本词上阕主要写了鼓乐声的雄壮、船只的华美和船夫的矫健。

“吴儿舵尾飘红褶”,吴儿,吴地少年,以善水著称。红褶,红色衣服。

“但回飘、水云到处,翻身竟入”,回飘,亦作迴飘,回飘,旋转的狂风。《文选·曹掾〈思友人〉诗》:“情随玄阴滞,心与迴飘俱。”吕延济注:“与迴风俱飞,愿远去见友人也。”飏,颤动摇曳。

“掉向龙门争斗捷,江水骇时欲立”,掉同棹,划船,划。龙门,喻江岸陡峭处。斗捷,竞相比赛快速。骇,震惊。这一句用拟人手法,表现龙舟竞渡,掀起了长江中的

波浪。

“惹商妇,银筝声涩”,银筝,用银装饰的筝。涩,生硬,不流畅。

“一霎悲欢才过眼,渐日斜,桂楫纷收拾”,一霎,谓时间极短,顷刻之间。桂楫,桂木船桨,借指华丽的船。

“山如睡,黛还湿”,黛,青黑色,此指山色。

词的下阕写了健儿们不畏艰险、破浪前进、竞相争先的场景。

历史上的“金山竞渡”颇为著名,陈维崧的这首词大量运用比喻、夸张、烘托、反衬和拟人等手法,充分表达了“金山竞渡”热烈紧张的气氛和人们争强好胜、积极进取的精神面貌。(朱秋霞)



更大的荒芜

■文/胡兴法

哪来的这么多草种呢。是借的风势,顺风吹来,还是借的水势,顺水飘来。是稻场盗来的吗?平展光滑,如块大磨刀石的稻场,对一颗颗草籽,是多么大的诱惑。它们哪能无动于衷呢?

我能想象它们窃喜的样子。一颗颗草籽,尖叫着,吹着口哨,摇着绒毛做的扇子、风衣、大伞,缓缓一蹬腿,稳稳降落。一场雨路过稻场,顺便也滋润了它们。它们的身子开始发育、膨胀。夏天是让所有生命发疯发狂的季节,足以让一颗颗生命力饱满的草籽发癫。它们冲破稻场坚硬又被泡软的地皮,铆点劲儿,向下扎根,向上蹿个儿。

一颗两颗草籽先立下了足。剩下的借一两场风,一两场雨呼啦啦涌了上来。好地方啊。多好的地方。像村子里的人近些年向城里的迁徙。作坊村的人是另一类的草。草涌上主人的稻场,主人涌上城里的马路。谁都想涌上最好的地方,有最好的日子过。

谁最后涌上谁的谁。

草开始在稻场疯长。几场夏雨过后,绿色像水一样漫过,像波浪一波一波地生长。芳草萋萋。芳草没膝。淹没了主人进屋的路。

要是没有两扇挂着锈锁的木门在前面挡路,要是屋顶开始漏太阳,漏雨水,草准会跨过门槛,漫进屋子。像主人一样,堂而皇之地站在堂屋中央。或闯进卧室,窜入厨房,钻进灶台。

我见过草的登堂入室。那是在我们朝阳观的老屋。我们将瓦片拆下来,盖了新宅旁的另一间新屋。老屋不情愿了,开始漏阳光,漏雨水,漏星星月亮,也漏风。草蜂拥而入,喧宾夺主,占领要塞。一个夏天过后,我们再也找不到回老屋的路、门、堂屋、床、灶台。我站在



灿烂(油画)戴叔和 绘

稻场边,心地开始成片成片地荒芜。有那么一阵子,我们很怀念老屋,本想接着老屋的日子往下过,这才发现,隔着这么一截子荒芜,早已无法返回。草将我们原来的生活覆盖。我们只好不露声色,把荒芜圈在心里,黯然选择退出。

草用它汹涌的绿,将我们荒芜地逐出。

我们落荒而逃。

“一人高的草啊,我拿起锄头,一棵棵地刨挖,七天才除完。”

“多扎实的草兜儿,三锄两锄,根本动不了它的根。”

这次回来,我在作坊村一个叫王家榜的院子里,见到一老婆婆。她用手比划着对我说。她今年七十二了。到城里走了三十天的亲戚,回到稻场,荒草掩门,差点寻不到回家的路了。

“最可惜的是,几窝南瓜秧也差点给草捂死了。”

稻场坎边,几颗南瓜胡乱坠在草丛间。这是老婆婆亲手栽下的。瘦瘦的,只有拳头大。主人不在的日子,瓜藤面临了一件它始料未及的事。杂草要将它合围,剿灭,不给它阳光,空气,营养。要活活阴死它,窒息死它,饿死它。瓜藤开始了自救。它们抱住杂草,胡搅蛮缠。往死里缠。

老婆婆回来时,几颗缺阳光缺人疼的小南瓜,腆着泛白的小肚皮,笑了。几根细长

的瓜藤,叹了几口比瓜秧还长的气。

稻场边,还有几棵高粱,是什么时候漏下的种子,已长成了高挑的个儿。高出杂草几个头,只不过,瘦得像老婆婆的一把老骨头。

杂草狠,还有更狠的青苔。它们乘机钻了杂草的空子,在它们的脚底编织自己的势力。

蚂蚁在草丛间胡搞,忙得晕头转向。

几只蝴蝶在草丛上款款飞,谈着情说着爱,指一朵怒放的小野花为誓。要知道,以前这稻场它们从不涉足。它们的情场有的是。

杂草水一样漫过,稻场荒芜。

人风一样游走,不再回来,家园荒芜。

丢失了家园的人,心灵荒芜。

“屋里的灰有一指厚,我擦了五天。”

“猫子饿得拖不动后腿了。腰单薄得成了一张纸。不知它是怎么活过来的。要是我再不回来,它就没。”

“这猫啊,为什么要铁了心等我呢。只怕是知道我会回来的?”

“我再也不出门了。”

“不出来了。”

老婆婆揉揉眼角。除了皱纹,早没眼泪了。她肯定看到了更大的荒芜,正像水一样从眼前蔓延过来。

控者无欢

■文/倪匡

一个在感情上极度失意的人感叹:“一个人一生之中的悲欢离合,如果能由心控制,那就好了。”听他这样说的人,自然都以为他在异想天开,因为这绝无可能。

若是真可以由心控制的话,那么任何人都只会选择一个“欢”字,其余一切皆可不论,离、合只不过是一种现象,并不重要。离可以欢,也可以悲;合可以欢,也可以悲。所以,重要的只是“欢”。

但如果一个人的一生之中,只有欢这种感觉,那么,在某种程度上而言,也可以说他根本没有欢。因为若没有了悲来作比较,如何能知道欢之所以为欢,是和悲大不相同的呢?

人一生下来,就承受着大气压力。大气压力的力道相当强,可是不会有什么人觉察到这种压力的存在,就是因为这种压力一直存在。一个人的一生之中,若只有欢,就等于无欢,道理也在于此。

所以,就算悲欢离合可以由心控制,也还是放弃这种控制能力,听其自然的好。若当真由心控制,想来一定无趣得很,不会像如今的生活那样,变化无常,多姿多彩。

(摘自《广州日报》)

不拥有绝对真理

■文/毕飞宇

自信这东西极为复杂,有心智上的自信,有肉体上的自信,但是,有一种自信我们必须警惕:道德自信。因为道德自信,很容易让一个人陷入迷茫,它让你自以为手握绝对真理,然后无所不为。这个无所不为自然也包含了无恶不作。作恶与道德上的绝对自信永远是一对血亲兄弟。

胡适说,宽容比自由更重要。老实说,直到今天我也不敢确定谁更重要。但是,从我的成长经历来看,告诉自己不拥有绝对真理最重要。因为不拥有绝对真理,你才能宽容;因为不拥有绝对真理,精神上才有足够的时间与空间,你才有自由。

(摘自《中华文学选刊》)